

“老師，我的預產期是10月，你的預產期是幾月份？”夏珍坐在我的教室，邊摸着她微微隆起的腹部邊問。教室里其他學生有的趴在桌子上睡覺，有的好奇地聽着我們的對話，還有地看着窗外的好景。

“你懷孕了？你才14歲啊！高中還有3年才畢業，你成績这么好，應該去上大學啊~”我的心情有點像“好白菜被豬拱了”一樣，除了惋惜就是無奈。

“老師啊，人生太短了，你知道嗎，我最好的朋友昨天被槍殺了。”夏珍知道我很喜歡她，她也聽出我的失望。

“啊，今天報紙上報的那個14歲的女孩就是你的閨蜜啊？”早上在報紙上看到市區一位少女被槍殺的報道，還在想死者與我們學生有沒有關係。

“對啊，人生就是要及時行樂，我不想死得這麼早，我也不想死的時候還沒有孩子；老師，生完孩子，我媽媽我外婆會幫我帶，也許我會讀完高中。”夏珍好像在安慰我似的。

我把眼光投向窗外，這是一所市中心的K-12特許學校(Charter School)，在市中心擁有三處校舍。所謂特許學校，是介於公立學校(Public Schools)和私立學校(Private Schools)之間的一種辦學模式：與公校模式一致的是，領取政府的教育撥款，僱傭有教師資格證的老師，教育免費；與私校模式相似之處，學生和老師每天必須穿校服上課，我們的校服顏色是酒紅色和黑色，可以有自己的教學特色，課程安排上自由度很大。在一個相對比較差的選擇，特許學校可以給窮學生多一條路子的選擇。我們學校98%的學生是非裔美國人。

校舍的位置很獨特，正前方是縣法院，審判完，罪犯被押送着走過密封的天橋直接入監，監獄的窗戶窄窄的，很特別；左前方是方圓幾百里唯一的賭場，金光閃閃，晝夜燈火通明；右邊是縣家庭和工作服務機構，每天看見很多貧困家庭排隊申請現金援助、失業援助、食品補助和醫療援助。學前班和幼兒部在一個平房裡，1年級至8年級在一個七層樓房裡，高中部的小樓有兩層，門口的石碑上面隱隱約約刻着：stable馬廄。就在這極具歷史韻味的馬廄的二樓，我坐在我的教室里，幻想着自己從小夢寐以求的工作：弼馬溫。

面試前，我準備了三天三夜，想象着各種刁鑽古怪的面試題，結果...

“你就是簡歷上的這個人？”校長問。

“是。”

“你的年薪是\$5，如果你沒有異議的話，去人事處報到吧。”

一分鐘不到，拿到一份正式的教職，哪怕多問一個問題也好啊，三天三夜豈不是白準備了。後來才知道，在這所學校拿到教職與真正工作完全是兩碼事，在這裡能領到薪水不是件容易的事，因為很多老師一天都堅持不了啊。

第一星期，我的學生們就給我一個下馬威，他們趁着我走走廊打水之際，把教室門反鎖了，我怎么敲門他們都不開，聽到他們在裡面又唱又跳，我在外面是又急又羞，差點哭了，同事只好叫來校長幫我擺平。

一個星期後，十幾個新老師幾乎都跑了，只剩下一個歷史老師、一個英文老師，還有我。有一次，走進一個教室裡，看班上坐着三個大肚子的女生，大吃一驚，再聽到這個班的老師解釋，三個小孩的爸也在教室里，就是最後排的那個高大的男生，更加吃驚。前所未有的經歷，常常恍惚着：我是在美國呢，還是在非洲。一半，瞭解到所有美國的黑人孩子中有一半以上生活在單親家庭中，有的人甚至都從未見過父親，黑人家庭基礎比較薄弱。一般開家長會或者學校活動時，拖家帶口而來的基本上是女眷。

十月的一天，學監來到高中部，把所有的學生都叫到會議室，然後告訴我們一個消息：11年級的一個女生離世了。聽到了一些哭泣聲，然後，大家手拉着手，一起為她祈禱。我的眼淚止不住地往下流。後來，在班上學生問我：你又沒有教過她，為什麼哭得這麼傷心？我說：她才17歲，花季少女，生命就這麼突然截止了，難道還有什麼比這更悲傷的呢？學生們都靜靜地看着我，大概從那天起，他們開始對我有了認同感。

從來沒有系統學習過課堂管理和教學法的大海，就像是從不會游泳的人突然被扔進海里，邊掙扎邊學游泳。每天上班，都像在戰士上前線一般，因為你無法預料那天課堂里會發生什麼。有一次，我在檢查作業時，一位女生把臉趴在桌子上睡覺，我有些生氣，過去問她為什麼不交作業。這位女生突然抬起頭，衝着我喊：你知不知道昨天晚上有人用槍頂着我的頭？我家被搶了，我害怕，一夜沒有睡覺！說完，眼淚“嘩嘩”而下，我當時愣了一下，無法想象那種恐怖場面，轉身取來紙巾遞給她，這些孩子小小年齡就要承受生命之重，令人可憐。

學校為了開設中文課，把西班牙語課給停了，全校的外語只是中文，這在其他學區從未發生過的。學生們對中文也越來越感興趣了。為了更好地服務學生，申請了一個碩士班，每天下班後，開車去西區學習有關教育的課程。周末、寒暑假也都在修課，辛辛苦苦學習了一年半的時間，拿到了碩士文憑，可是課堂上所學的知識與實際操作相差十萬八千里。

有的學生常常纏綿話，F詞和B詞對他們來說就像我們說“哇~”。說實在的，在這所學校，是我的學生教會了我各種不上檯面的俚語髒話，每次寫處理報告時，都會想：嘿，今天沒有白過，又學到了一個詞。有

個大學剛畢業的教英文的白人小姑娘，有一次在課堂上被學生冠上B詞，當時，她臉漲得通紅通紅，衝出教室，躲到校長室哭了好一會兒。後來，我瞭解，這些學生所處的家庭和社區，很多成年人的說話方式基本上就是如此，耳濡目染之下，他們稍一激動，臟詞就蹦出來了，所以，如果他們馬上糾正的話，我也就一只耳朵進一只耳朵出了。

大多數的學生來自貧寒家庭，有的學生來學校就是為了一頓免費的學校午餐，很多家庭靠政府補助金和食品券過日子。很快，我發現了一個規律：月初，補助金和食品券剛發下的日子裡，學生心情比較不錯，基本上能夠坐上好聽講；月底，家里食品告罄時，學生來學校基本上就是飢腸轆轆的，情緒波動會比較大。這時候，我總是帶一些家里的食品，或者帶賺到足夠積分的學生去市中心的中國餐館吃中國菜，他們會很開心，有時還問我能不能把剩餘的食品打包回家與家人分享。

這裡的元老級的教師都是我學習的楷模，有很多黑人老師，也有不少白人老師，從建校的第一天起就兢兢業業地為這些不幸運的學生們服務，不論是課堂管理，還是處理師生關係上都做得令人佩服不已。一群鬧哄哄的學生到了他們的手裡就乖乖地像綿羊。這種高超的教學技巧，如果不是親眼所見，簡直難以置信。

學校分給我一個停車的車庫，在市中心寸土寸金

# 我在美國黑人學校教中文

俄州亞太聯盟 張寧 ning zhang

的地方擁有一個車庫好像是一個值不得“炫耀”的事。第一年，資歷不夠，車庫離學校遠了點，要走三個街區。冬天早上上課時，天還黑着，黑燈瞎火地走小弄堂怪瘆人的。每次都能看見遠處的一個黑影在周圍巡視，久而久之，一看到他，我就不心慌了，感覺他在暗中保護着我。第二年，換到學校樓下的停車場，根本不需走街口了。那個黑影居然成了我的學生，叫飛凱，坐在我的教室里，雖然不多言，但是一個非常優秀的學生。

飛凱和他的雙胞胎弟弟飛旋都成了我的學生。他們雖然是雙胞胎，但是面容性格迥異。飛凱沉默寡言，飛旋說起話來喋喋不休，兩個人都很刻苦勤奮。他們年幼時喪父，母親一人拉扯他倆長大，後來，母親罹患癌症，家中一貧如洗。學校給兄弟倆提供補助，他們下課後就在學校里做清潔工作。除了教他們中文之外，我還輔導他們微積分。畢業申請大學時，飛凱告訴我，他覺得弟弟比他聰明，所以他要把讀大學的機會讓給弟弟，他留在家里工作，援助弟弟，同時也照顧媽媽。聽後，感慨萬分，兄弟情深啊。而這一讓，人生軌迹完全不同了。弟弟飛旋進入南方一所著名的理工大學，研究生院畢業後，進入一家著名的跨國公司，從事電子工程師工作。而哥哥飛凱則基本脫離了貧困線。不過，兄弟感情仍然很好，兩個人都很正直。

有一次，學校資金緊張，我的中文項目被砍了幾個班，剛好數學老師突然離職，學校找我談話：聽學生們反映，你的數學比那些數學老師都好，你能不能把這個班帶完？聽到學生們對我的讚許，我很開心：當然可以，於是開始接手教幾何和微積分。有的學生的基礎實在太差了，高中學生居然不懂如何求長方形的面積，真的不知道他們是怎么混到高中的！飛凱飛旋那個班擁有最好的學生，每天下午和他們一起在黑板上演繹微積分是最幸福的時光，當一道難題被學生解出時，班上總會響起熱烈的掌聲。

飛凱飛旋那屆學生是學校的第一批高中畢業生，畢業典禮非常隆重，對於很多家庭來說，這是他們家中第一位高中畢業生。畢業也會有不少費用，比如，畢業舞會、拍畢業照、買畢業袍之類的，這對一些家庭來說是筆額外負擔。學校鼓勵老師“領養”一位畢業生，我“領養”了一個安靜懂事的女生，為她支付一些費用，看着她離開開心心地從高中畢業了。後來，她進入一個護士學校。

五月，看到兩個五年級的學生扭打在一起，不顧自己已有孕在身，上前拉開一學生，沒想到，那學生如同蠻牛一般，結果動了胎氣。為了保險，申請家附近的一所學校教書，該學區在當地數一數二。面試時，挺着大肚子，校長問：你在市中心的這所學校工作過呀？我給她分享了一個小故事，聽完故事後，校長說：你們真的是在做教育啊，我們八月開學，歡迎你加盟。我說：我九月份就要去生孩子了。校長說：難怪看起來你好像是懷孕了，沒關係，我們給你找代課老師！

泰戈爾有詩雲：“你的付出將變成禮物，你受的苦將照亮你的路。”現在回想起來，在那所學校工作所受的苦可以說是人生的寶貴財富，讓我對非裔這一群體充滿了同情，也認識到問題根源之所在。環境以及自身的努力很重要。很多黑人無力也不願離開他們的圈子，結果陷入馬太效應：強者越強，弱者越弱。

離開那所學校時，我買了一條一模一樣的藍色小毯子，一條為自己兒子準備，一條送給夏珍未出生的兒子，希望他們母子平安。我再也沒有見過她，雖然總會想起她，還有其他的學生。前言：6月初發表了《我在美國黑人學校教中文》一文後，收到很多讀者的反饋。不少讀者鼓勵我就這個主題再多寫一些。於是，翻看十多年前的教學筆記，於是，就有了這篇續集。“每天與調皮的學生作鬥爭，筋疲力盡；不過，繼續向優秀的



張寧 ning zhang

老師看齊，不要太懶惰。”這是筆記里的一句話。

“米粒兒，請安靜。”我示意坐在最後一排的一位高高大大正在吵吵鬧鬧的女生。

“F\*\*\*!”她掀翻了桌子，抄起厚重的課本朝我扔來!

“啊---”我一聲尖叫，夢醒了。咬了一塊麵包，喝了一口熱茶，開着車在高速公路快道上往學校飛奔，天還是黑黢黢的，一邊超車一邊忿忿不平：都跑到我的夢里來了，這還了得!

米粒兒來自一個單親家庭，家中五個孩子的老大，脾氣好似火藥桶，一言不合就炸裂。剛開學，就和她過招了好幾回。

有一次，她在教室中謾罵另一位同學，我請她離開教室冷靜一下，結果她邁出教室不到15秒，就聽得“轟---”的一聲，我們跑出教室一看：米粒兒一拳將走廊的牆壁打出一個窟窿。幸好，校舍由歷史悠久的馬廄改裝而來，若是新建築，非得傷筋動骨不可。

每次上課，她的話最多，問題也最多，總覺得她在偷偷地注視着我，不過，一旦與她對視時，她就斜着眼看你，流露出蔑視的挑戰眼神。如果提醒一下她說話的語氣或舉止有失尊敬，她必定像只刺蝟一樣的頂撞。她很聰明，也在乎她的成績，但是身上好像被一個魔鬼所羅布，無法控制她的情緒，校長室是她經常光顧的地方。

非得好好的和她談一談了。課後，我讓米粒兒留下，我想聽聽她的想法。

“米粒兒，你知道嗎？你很聰明，成績也不錯，老師很想幫你，可是，你覺得老師應該怎么做才好呢？”

一向蠻橫的她，少了觀眾，竟像褪了盔甲一般，雖然還是沒有正視我，但語氣柔軟了起來：“對不起，給我一點時間，老師。”

我忽然意識到米粒兒平時的無禮粗魯竟是演戲，為了掩飾她內心的恐懼，如果她在同伴面前示弱的話，她就不能保護她的弟弟妹妹們。她也不能顯得太有禮貌，否則，要被同伴孤立。在家中一直處於被忽視的地位，她渴望在學校里被重視，所以她罵人、砸東西。

“可憐的孩子!”我心里想。

“米粒兒，老師有個辦法，我們可不可以達成一個協議：下次，如果老師覺得你快要觸及底線的時候，就給你一個卡，讓你送給隔壁的H老師，然後，你到他教室里坐一會兒，等到你平靜下來，再回來，好嗎？”

沒想到，身材比我高大兩倍的米粒兒突然哭得像個淚人兒，點了點頭。

就在這極具歷史韻味的馬廄的二樓，我坐在我的教室里，幻想着自己從小夢寐以求的工作：弼馬溫

季風的衣着在班上永遠是最光鮮的，腳上的籃球鞋永遠是最新潮的，可是成績永遠是墊底的。他根本不在乎成績的好與壞，來學校的目的就是社交，與其他好斗的孩子不同，他總是嬉皮笑臉的。第一天上課，我問學生們，你們知道學習中文有什麼好處嗎？季風搶着回答：以後成身時，可以多紋幾個中國字，超酷！想想也是蠻有道理的。後來，他經常拿一些漢字給我，說是朋友托他問的，當我說出這些字的意思時，他總是做恍然大悟狀：啊，是真的呀！因為不做作業，考試不及格，聯繫了他媽媽好幾次，他媽媽總是說：我兒子就是一個social butterfly(“花蝴蝶”)，沒辦法管教啊。

有一次在課上，季風報告說去上廁所，離開教室時，我看到他給另一個男同學使了一個眼色。等我在黑板上演示完畢，轉過身時，發現那位男生不見了。我立刻起了疑心，跑到男廁所，推門發現門被反鎖，我拍門要求開門，季風和另一男生在里面慌里慌張地說：等一等。當時，也不知從哪來的力氣，我飛起一腳，把門直接撞開，只見男廁里煙霧繚繞，兩個男生鬼鬼祟祟地往馬桶里扔東西，然後聽到“嘩---”的沖水聲。這時，隔壁教室的男老師及時趕到，押着他們進了校長室。

等我上完課，去校長那里彙報，我說我看見他們在抽煙，校長白了我一眼：“你連那味兒都聞不出嗎？那個是大麻。”我心里想：誰也沒有給我培訓過這方面的知識呀。

季風被停學10天後，又笑咪咪地來上課了，好像什么事都沒有發生過。不過，學校給下了最後通牒：如果再犯，就是開除了。所以，他雖然還是不愛學習，但是勉強強遵守着校規。

學生們最愛中國龍，於是我們自己動手做了一個，學生們可喜歡舞龍了

開學沒到一個月，一次去上廁所，看見教英文的K老師站在凳子上，一格一格地去捅白色的天花板，很好奇：“你在干什么？”

K老師一臉哭喪：“我的手機被偷了，聽說，學生偷了後，會先藏在天花板上，過幾天，等風聲平靜後，再去取。”

我很詫異：“學生還會偷老師的東西？”

K轉過身，冷笑道：“你以為呢，小心一點吧。”K終究沒能尋回她的手機。

儘管小心翼翼，但該來的還是會來。一天放學後，開車到研究生院上晚課，一到教室，打開書包，傻眼了，錢包不翼而飛。我立刻折返教室，將抽屜尋遍，還是沒有錢包的影子。我向還在學校的校長報告，校長馬上調出走廊的視頻，查看進出我教室的學生，很快就鎖定了

一個男生，一個沉默寡語的高年級學生。校長馬上打通了他的電話，問他進我的教室做什么？

他回答：“忘了拿傘，回教室拿傘。”

校長追問：“還拿了什麼？趕緊說實話，沒有證據我不會操這份心跟你囉嗦！”

學生在校長的強大攻勢下，很快承認了他進我的教室拿了傘後，見沒有人，就到我的抽屜里翻了翻，順手牽走了我的錢包。

校長吼道：“現在錢包在哪里？”

“扔垃圾桶了。”他說。

此時所有教室的垃圾都已清理到室外的大垃圾箱里，校長叫了一個體育老師直奔室外垃圾箱，我要求一起去，被校長阻止。於是，我就站在我教室的窗前，看他們將一個個黑色的垃圾袋從大垃圾箱中拿出，打開將垃圾倒出，一個個看過來，一直到天黑，兩個人找得滿身臭汗，還沒找到我的錢包。

我損失了幾十塊現金，之後補辦了信用卡和駕照，除了麻煩一點，倒也無所謂，可惜的是錢包是我的一位好友送的，還有里面的照片再也尋不回來了。

學校徵詢我的意見，是報案還是學校內部處理。當時想到，這位學生已經年滿十八，如果報案，會對他將來造成一定的影響，所以決定讓學校去處理。第二天，這位學生來向我表示道歉，希望原諒他一時鬼迷心竅。學校給出停學10天的處理，並將他調出我的班。後來，每每在走廊里碰見他，他總是不好意思地低下頭，希望他知恥而改過自新。

入職後，校長換了一茬又一茬，像走馬燈似的。面試我的校長不到一年被炒魷魚，原因是學生的州統考成績太差；換了一個有“博士”稱號的校長，想着應該在學術方面有所提陞，結果，沒干兩個月，因為與學監意見分歧，又被趕走，換了一個耐心十足的校長，卻被家長和學生整得夠嗆，提前退休了；外來的和尚難念經，最後，被教師隊伍里選撥出年輕有為的老師兼干校長的活。

高中部的校長由歷史老師C來擔當。C老師是一個白人小姑娘，嬌小美麗，剛從大學畢業，這是她的第一份工作，和我同時間進學校入職。開學第一個月，每天一下課，她就給每一個家長打電話，介紹她自己，以及她對學生的美好期望。她上課從不露笑容，每次學生調皮搗蛋時，都會聽得大喊一聲“KNOCK IT OFF!(馬上給我停下!)”當初不知道是什麼意思，但覺得從她那小小的身軀里突然傳出这么大的音量，震耳欲聾，的確震奮人心的，也足以嚇唬學生。她看起來非常非常的mean，不過，真的很為學生們着想，很快贏得了學生們的喜歡。

當校長們一個個更替後，第二年十月，C老師稀里糊塗地被推上了代理校長的位置，一次召集教員們開會時，談到工作的艱難，她一沒忍住，眼淚嘩嘩地下來了。不過，很快，她進入了角色，當一個人全身心地奉獻時，估計沒有誰能阻擋得了。放學後，她的校長室成了學生們的聊天室，學生們都將她當作了“知心姐姐”。在那里，她和學生顧問W，一個剛從研究生院畢業的白人小伙子，每天加班加點幫助畢業生們申請大學、申請學生貸款等等。

想起小說《麥田的守望者》里的一段話：

“不管怎樣，我老是在想象，有那么一群小孩子在一大塊麥田里做遊戲。成千上萬個小孩子，附近沒有一個人，沒有一個大人，我是說，除了我，我，我，我，就站在那懸崖邊。我的職責是在那兒守望，要是有個孩子往懸崖邊奔來，我就把他捉住——我是說孩子們都在狂奔，也不知道自己是在往哪兒跑，我得從什麼地方出來，把他們捉住，我整天就幹這樣的事。我只想當個麥田里的守望者。我知道這有點匪夷所思，可我真正喜歡干的的就是這個。”

我、C、K和W等都剛剛從教育學院里出來，滿懷憧憬，然而在現實世界中，不斷地看到社會殘酷的一面，不停地接受失望。有時感覺自己就像是麥田的守望者，堅守自己的理想，不願向殘酷的現實低頭，儘自己的力去抓住每一個孩子，給他們創造機會，因為如果學校不能抓住他們的話，他們就會被街上的團夥誘走。

噁噁美麗的口號是一種廉價的美德，擺脫非裔不利的局面需要依靠學校出色的指導、課程以及自由與平等的公民原則。某些組織和個人利用種族問題來牟取自己的利益，只會加劇存在的弊端並阻礙其得到糾正。

當我下課準備回家時，C代理校長突然叫住了我：“你覺得，明年我們學校開個大學先修中文課(AP)怎麼樣？”

我很疑惑：“太不切實際了吧，我知道我學生的水平。”

“哦，我問問，因為有學生要求學AP。”C看着我說。

“誰？”

“米粒兒。”C看出我的震驚，我們都相視而笑了。

若干年後，我離開了這所學校，悵然若失。有一年夏天，帶着一位中國朋友去參觀她孩子的夏令營，遠遠地聽到有人喊：老師、老師！轉過身，看到以前的兩個學生飛奔而來，他們已經長成大成人了，又高又帥，可是還是能夠一眼認出。這場邂逅令人欣喜萬分。

他們都在營地里工作，獨當一面，很為他們驕傲，他們還告訴我：“季風也在這里工作，很受小朋友們的歡迎呢。”我沒有遇見季風，但看到了花叢中的花蝴蝶，展開翅膀，翩翩起舞，喜悅。